

长篇报告文学

好人丁新民

田培良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H A O R E N D I N G X I N M I N

好人

丁新民

田培良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人丁新民 / 田培良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204-09640-4

I. 好… II. 田… III. 丁新民—生平事迹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9057号

好人丁新民

作 者	田培良
责任编辑	武连生
装帧设计	徐敬东
版式设计	徐爱东 郭 慧 张 孟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2千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204-09640-4/I · 2023
定 价	66.0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把世上的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什么样的人算好人呢？在我们眼里，好人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本书的主人公丁新民就是这样一个好人。

——题记



目次

引子 初识丁老总	1
第一章 “孩儿王” 丁新民	7
1 把什丁家	8
2 谁家的孩子这么害	13
3 做人就做这样的人	19
第二章 兵团岁月	27
4 天生一个仙人洞	28
5 锁不住的丁铁人	35
6 不朽的兵团精神	41
第三章 在养路工区	49
7 铺路石	50
8 一年一变样	55
9 推功揽过	60
10 旧体制下的困惑	64
第四章 杀出来的东杨路	69
11 夜走黑风口	70
12 哪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73
13 背水一战	79
14 半夜“机”叫	82
第五章 筑路铁军是怎样带出来的	91
15 辞官下海	92
16 杭南路上的锤声	95
17 老总在工地过生日	100

目次

第六章 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 109

- 18 办企业到底图什么 110
- 19 员工富了我才高兴 115
- 20 这时候不出力甚时候出 119
- 21 两员虎将 126

第七章 一定要让民工富起来 131

- 22 金字塔理论 132
- 23 横山里下来的工程队 140
- 24 定额管理就是好 146
- 25 撒向民工都是爱 149

第八章 残疾人白进勤 161

- 26 穷苦地方的苦命人 162
- 27 丁老总的“对儿红” 166
- 28 推轮椅的人 173
- 29 就是要享受“上帝”的待遇 178

第九章 党在我心中 183

- 30 民营企业闹这干甚 184
- 31 他们不是作秀 188
- 32 支部建在民工联队 194
- 33 党在我心中 200

第十章 情与义 205

- 34 爱心 206
- 35 孝心 219
- 36 善心 226

尾声 好人一生平安 233

后记 242

引子

初识丁老总



我与丁新民初次相见，是在东方路桥驻呼办事处的会议室。

那是2005年10月，我随自治区几家新闻媒体组织的联合采访团去东方路桥采访，丁新民以东道主——鄂尔多斯市东方路桥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的身份出面接待。

按惯例，像他这样的老总，礼节性地跟大家见个面，象征性地讲几句话，再在欢迎宴会上露个面，端杯白酒或者是矿泉水晃一圈儿，足矣！我以往接触过的企业老总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这个程序，就像有专门的教员统一培训过他们似的。

丁总是个例外。我们这群人，在东方路桥，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在这7天时间里，从呼和浩特到鄂尔多斯，



●我与丁新民初次相见，是在东方路桥驻呼办事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了鑫达公司的所在地，就在110国道的边上。

从集团总部到各个工程公司，从施工现场到民工驻地，他始终没离开过我们，白天，跟我们马不停蹄地到处跑；晚上，又不厌其烦地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回答大家的问题。

最初我还没有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想法，只准备例行公事地写一篇反映农民工生活的通讯交差。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对丁新民这个人产生了兴趣，越是后来的几天，这种兴趣越浓。于是，我就留心观察他，用心揣摩他，仔细品味他。采访结束时，我们已经很熟了。带队的同志要我们谈谈各自的感



●我们这群人，在东方路桥采访了一个星期，丁新民始终没离开我们。白天，跟我们马不停蹄地到处跑；晚上，不厌其烦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受，我就讲了三句话，加起来六个字，是专讲丁新民的。这六个字是：随意，随便，随和。

这就是丁新民和我初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

他的穿着打扮很“随意”。

见面那天，就见

他穿一身半旧的深色西服，临到分手，穿的还是那一身。没有刻意熨过的痕迹，显得皱皱巴巴。西服里面，也没穿浅色的衬衫，当然更没扎领带，只是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羊绒衫。皮鞋好像也不是什么名牌，上面落满了尘土。穿戴上唯一能显示点身份的就是腕上的那块表了，此外，浑身上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单从这身行头上考量，你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就是那位拥有十几亿资产的大名鼎鼎的民营企业家长丁新民。

他的言谈举止更“随便”。

丁总长得慈眉善目，浓眉大眼，一笑起来，憨憨的，朗朗的，让人感到分外亲切。他五十多岁年纪，头发还没有谢



●他的穿着打扮很随意，浑身上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单从这身行头上考量，你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就是拥有十几亿资产的大名鼎鼎的民营企业家长丁新民。

顶，也不太显白，没有什么发型，只是很随便、很自然地卷曲着。

他讲一口地道的内蒙古西部方言。仔细听上去，既有呼市的味儿，又有伊盟的味儿，伊盟味儿显得更重一些。从他口里还会时不时地甩出两句外地人很难搞明白的歇后语、俏皮话来，那天一句“墓疙堆上添土”，惹得电视台的两位年轻记者不住气地刨根问底，结果是越问越不明白，最终也没搞清楚。

丁总属于那种有话憋不住的人。座谈会上，众人发言中间，不定哪句话勾起了他的谈兴，他就会接住话头谈起来。谈到动情处，语速越说越快，语调越说越高，语句越说越精彩。你在一旁听了，过瘾急了！不像某些官员一讲话老是拿腔捏调，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官儿”；也不像某些“学者”一发言老是字斟句酌，生怕人们不把他当“专家”看；更不像某些大款一说话就张狂霸道，生怕显不出他的谱气似的；让人听了腻歪透了。

他的接人待物真
“随和”。

我发现，丁总是不愿意呆在办公室的人。听他的司机张志鹏讲，只要有点功夫，丁总就想往底下跑，往工地跑，往民工联队跑。他身体再劳累，心情再烦躁，



●无论走到哪个民工联队，他跟大家都特别地熟，好多联队长他都能叫上名字来，包括他们的外号，还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家里有几个孩子……

只要进了工地，见了民工，立马就精神，立马就高兴。你说怪不怪？就像是田里的秧苗，一沾水气就活泛，一挨泥土就精神。

小张的话很快就验证了。那天在东乌线上采访，一整天都在便道上、在沙窝里颠簸，尽管坐的是高档的越野车，尽管我比他稍稍年轻一点，

我仍然感觉腰酸背疼。我看他却没有一点疲惫的模样，无论走到哪个联队，他跟大家都特别地熟，好多联队长他都能叫上名字来，包括他们的



外号，还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家里有几个孩子。一进民工驻地，他不是钻进伙房，就是跑进宿舍。钻进伙房，是要看看冰柜里的冻肉多不多，烩菜里的

●一进民工住地，他不是钻进伙房，就是跑进宿舍。钻进伙房是要看看冰柜里的冻肉多不多，烩菜里的油水大不大，黑板上的菜谱全不全；跑进宿舍，是要看看床上的被褥潮不潮，屋里的空气通不通，常用的药品还有没有……



油水大不大，黑板上的菜谱全不全；跑进宿舍，是要看看床上的被褥潮不潮，屋里的空气通不通，常用的药品还有没有……

看得出来，丁总是个性格外露、不善掩饰的人，是个直来直去、坦坦荡荡的人。在我们这帮记者面前，他不假迷、不做作，一是一、二是二，尽量让我们看到企业最真实的一面。在他的员工面前，他不拿大，不摆谱，商商量量地就把工作做了，叨叨拉拉地就把问题解决了。在民工面前，他根本不像个老总，倒像是从老家来探望弟弟的兄长，或者是看望儿女的长辈。他越是这样，我见人们对他越敬重，是那种从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敬重。

我也见过丁总发威。那是在施工现场，他发现了一处质量隐患，当下就毛了，指住五大三粗的项目经理和文静秀气的技术员，好一阵连珠炮式的重轰，叉着腰、虎着脸，溅着唾沫星子，那架式，就像是深山里下来的一只猛虎，就像是战场上震怒的一位将军。

我也见过丁总的活泼。那天晚上跟民工们会餐，大家都喝了点酒，气

氛整个烘托起来了，年轻人又是唱、又是跳的。就在民工们唱那首《民工之歌》的时候，我看见他在座位上坐不住了，随手拿起盛菜的勺子，三脚两步走到民工们面前，十分专业地打起拍子来。那神态、那动作，哪像个五十多岁的老总，分明是个活跃在基层的年轻的文艺骨干！

这就是丁新民，真实的丁新民，“原生态”的丁新民！朋友，如果世上的人们都能像他这样你说该有多好，大家都不包装，更不标榜；都不假迷，更不带面具，就把本真的自己展现在世人面前。你也这样，我也这样，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该多么自在，多么洒脱，多么轻松；人和人之间又该多么和睦，多么友爱，多么和谐……

采访结束前，我整理笔记。发现我采访的36位不同身份的受访者中，谈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丁新民，是今天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好人，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好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们还说：“你们新闻媒体应该多宣传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多了，咱们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咱们老百姓才能富裕，咱们共产党才更得人心……”

受这些受访者的托付，我改变了最初的打算，把采写民工的任务交给了另外一位同事，我自己，则把采写的重心移到了丁新民身上。

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把丁新民请到我住的富凯龙酒店，我们谈了大半个晚上。他听说

我曾经在他的家乡任过旗委书记，高兴地说：“这样说你就是我家乡人的父母官了，那咱俩的关系就更近了。”我趁势请他详细讲讲家乡的情况，他们丁家的情况，他小时候的情况……

丁总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 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把丁新民请到我住的富凯龙酒店，我们谈了大半个晚上。

第一章

“孩儿王”丁新民



1 把什丁家

丁新民说，他的家乡在土左旗的把什村。

把什我去过，就在土左旗旗府所在地察素齐镇的西边，距离察素齐也就是七八里的路程。它背靠狮子山，面临土默川，是个很有风水的所在。全村有蒙、汉、回、满多个民族，50多个姓氏，三千来口人。这里自古崇尚教育，讲究礼仪，民风古朴，村人和睦。村里有所学校，据说创办于清朝的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今天，我们通过村中隐约可见的公和寺、丁家牌楼、大照壁这些文化遗存，可以想像出一百多年前的把什是个什么模样。

在把什村的50多个姓氏中，丁氏家族是大姓之一，是把什的旺族。



●丁新民的家乡在土左旗把什村，离旗府所在地也就是七八里的路程。它背靠狮子山，面临土默川，是个很有风水的所在。



●把什村民风古朴，村人和睦。通过村中隐约可见的公和寺、丁家牌楼、大照壁等文化遗存，我们可以想像出一百多年前的把什是个什么模样。

丁氏家族的先人是什么年代来的把什，现在已经找不到可靠的文字记载了，丁家自己也没有完整的族谱。从丁家的祖坟来考察，似可上推到公元1600年前后。就是说，大约四百年前，丁家的先人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丁家在把什户数多、人口众、族人相对集中，又住在村子的中央位置，是在把什较早定居的家族之一。听老辈人讲，晚清时，丁家在把什有12处院落，村子中央有5处，住着族中最大的一个支系，人称“丁家五大户”；关帝庙东侧有4处，正大门有2处，村子东头还有1处，分别住着另外几个支系。村史记载：“丁氏家族辈数有序，称呼有辈，礼仪相适，是一个受人上看的大家族。”

在丁氏族人的记忆中，丁家祖上并不姓丁。

把什丁家最大的一支人称“丁家五大户”。“丁家五大



●把什村中有所学校，据说创办于清朝的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现在叫“民族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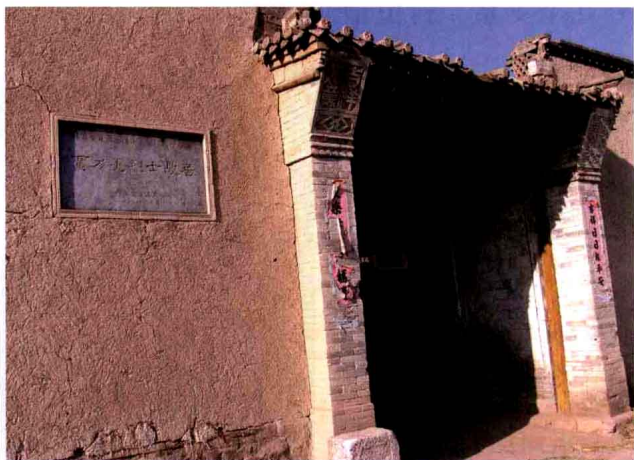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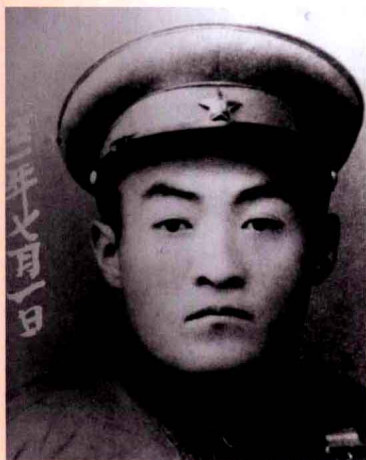
户”中如今能知道名字的最早一代是兄妹四人，分别叫伊勒特、二喇嘛、道布吉、其木格。老辈人讲，这一代虽然已经“由牧转农”，但仍然用蒙古名、讲蒙古语，生活起居都还保持着蒙古民族的传统和习俗。到了民国初年，道布吉的孙子吉力更在归绥中学读书时，学校要求蒙古族学生也要有汉名，他就请在土默特高等学堂任教的叔父补音泰为他起一个。补音泰思索良久，提笔写下“丁玉昆”三字，一个很典型的汉式姓名。在这之后，补音泰又为丁玉昆的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丁玉玺、丁玉牒，从此，这一古老家族便以“丁”为姓，包括丁氏家族的几支旁系，也都随住丁玉昆使用了“丁姓”。

这就是把什丁家的由来。

丁新民说，他的父亲叫丁树林。

丁树林在丁氏家族中属于“正大门”这个支系。丁树林的父亲——也就是丁新民的爷爷——叫二毛，他和“丁家五大户”的伊勒特、二喇嘛、道布吉、其木格是同一代人，所以丁新民在丁氏家族中辈份很高，和丁玉昆、丁玉玺、丁玉牒都是同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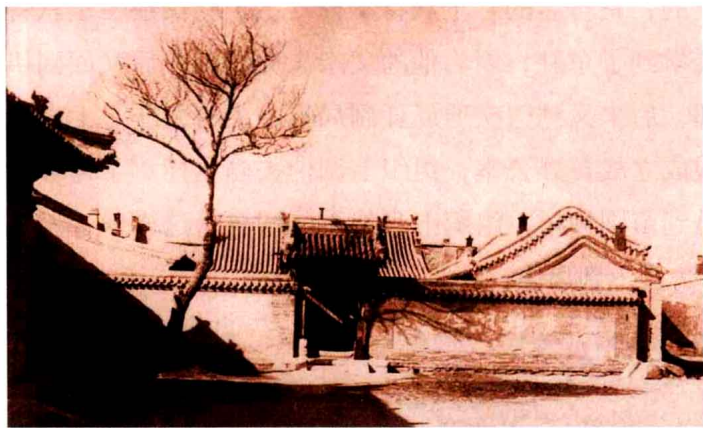
丁树林1919年生，小时候在丁家的书坊里念过三年私塾，后来就跟



● 1937年，由贾力更介绍，丁树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成为贾力更的贴身警卫。贾力更的言传身教，使丁树林很快成为一名政治坚强、军事过硬的革命战士。

着父亲下田劳动。1937年，由贾力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他作为贾力更的贴身警卫，在土默川上建立联络点，开展游击战，参加过耿家营子夺军马、云寿村突围等战斗。贾力更的言传身教，使丁树林很快成为一名政治坚强、军事过硬的革命战士，他胆大心细，临危不乱，多次乔装打扮，智骗敌伪，在土默川上留下不少生动的故事。抗战胜利后，丁树林转入主力部队，在华北野战军十六师二团二连先后任排长、连长。1945年冬，阿巴嘎旗王爷叛乱，丁树林头一个冲入敌人内部，活捉

了王爷布德巴拉，为平息叛乱立下头功。1948年在宝昌外围的白石头洼战斗中，他也是第一个冲入敌群，抢占了山口，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和随后赶上来的战友们一起，活捉了十几个敌人。1949年1月，



●1957年，组织上派丁树林去内蒙古党校学习，一学就是三年，丁新民一家又从包头搬到呼和浩特，住在今天的玉泉区巧尔齐召院内。

十六师在康保县城开庆功会，给他记了大功。不久，十六师改编为骑五师，丁树林被任命为团供给处副主任。在其后的绥北战役、解放大同、伊盟剿匪战斗中，他出色地完成了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

丁新民说，他的祖籍在土左旗的把什，出生地却在黄河南岸、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为什么生在那里？这就要说到他的母亲赵淑珍。

赵淑珍也是土默特左旗人，是和乌兰夫同时代的内蒙古老一辈革命家吉雅泰的堂妹。抗战期间，她家也是抗日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往山里送情报、传文件，都是赵淑珍干。解放战争开始后，丁树林所在部队要开拔，赵淑珍就跟着部队离开家乡，成了十六师的随军保育员。1950年，部